

陶淵明

陈俊山 著

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
問君何能爾心遠地偏自
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
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
出
有真意欲辨已忘言
諸節先生詩

興業孝賢弟

溫生梅



溫生梅

陈俊山 著

陶渊明确



(赣)新登字第 005 号

书 名:陶渊明
作 者:陈俊山
出 版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5 号)
发 行: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印 张:13.375
字 数:32 万
版 次:1994 版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—5.000
定 价:14.60 元
ISBN7—80579—518—5/I·429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俊山刚出疗养院，急急地走来，喘了气告我，《陶渊明》可以印了，已经有出版家乐于接受，嘱我写序。还摆了瘦骨嶙峋的手，说：多写缺点。

我同俊山一样高兴。然而又油然地生出歉疚。

俊山的身体日见其弱，《陶渊明》又久久未能付梓，我是每每自责的。

俊山曾就朱东润先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，“文革”时调到一家地方出版社。他埋头书案，一本一本编稿子。凡他经手，居然不曾因为政坛的风云变化，发生什么问题，反而颇有几部得奖。他以饱学和编辑的成绩，被选为全国优秀编辑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。待到评定学术职称，守着一个“副编审”，然而却又以这资格，列名省的高级评审委员会的委员。他对待遇问题，向来看得很淡泊，但对工作、治学，确是毫不含糊的。他是研究过四库全书提要的，学问不在老先生之下。我曾读过他的《元代杂剧赏析》和《汉文精华》，无论史料的考定，辞意的诠释，人事的来龙去脉，艺术成就的分析，均足以显示其文化根底的深厚。这在我，是自愧弗如，决不敢望其项背的。

然而他竟写小说了。这便有了《陶渊明》。蝇头小楷，工整清
洁，本身堪称书法精品的。陶渊明生活于东晋末年，战乱纷起，群
雄割据，只就那时生时灭的王朝和起伏无定的政事，要想理一个
头绪，也要让人望而却步。何况要写出一班文人政客的活动，写
出由通脱而傲岸而清淡而虚无，终于趋向平和的文气沿革。倘没
有对历史事变的了如指掌，没有对文人特别是陶渊明人格和作
品内蕴的精深把握，谈何容易。这题目，真也亏了他来写。

谈论“魏晋风骨”，陶渊明算是一个有点集大成，又有点特殊
的人物。“建安七子”里的孔融，生活于汉末。“竹林七贤”里的阮
籍、嵇康，生活于魏末。和这些人大略相近，陶渊明也生活在临近
易代的时候。那时社会矛盾尖锐，百姓流离颠沛，在文人，稍不合
于当局，便有杀头的危险。孔融专挑曹操的毛病，没有权柄却有
辩论的智慧，以气为文，语多讥讽，被曹操借了不孝的罪名杀头。
司马氏要篡权，嵇康偏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，也丢了性命。阮籍是
多饮酒，少讲话的，口不臧否人物，不过以青白眼表示对世事的
不平，并没有激昂的议论。陶渊明也曾有过匡时济世的抱负，这
大约可以解释他的为彭泽令。然而终究不行，乱也看惯了，篡也
看惯了，便把仕途的顺逆、官场的升降，看得一钱不值。骨子里极
耿直，看来却又无怒，无愤，无怨，无悔，索性只是饮酒采菊，寻找
别样的乐趣。他也有金刚怒目而形于言表的时候，不过偶一为之
罢。然而，便是他的仿佛超然于尘世，不也是时代的产物么？

俊山以文人写文人，雅有余而俗不足。何况以俊山的经历，
写文人时落笔洒脱，写政事则多少有点艰涩，大都作为交代背景
的过场戏了。比之如今常见的读物，无隐私的曝光，无情、爱、亲
的缠绵，无出拳踢脚的激烈，我想，恐怕要曲高和寡了。它的价
值，是在写出中国文化史的那个特定时期。那文化氛围的展示，
性格的塑造，及作者独具特色的文字风格，在其他作品中，还不
曾看到的。

从中看中国的历史，看中国的文化，这实在是一部佳作。我读到书稿一半的时候，便开始向在京的友人推荐，托人帮忙，想先在刊物上发表几章，然后出版。然而除了保定一位友人主持的刊物曾发表一章，其余则如泥牛入海。俊山说，写作的起因，是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老编辑的建议，她已溘然故去，不印也罢了，有了书稿，即算是对这老者的纪念罢。这忠厚，这重情谊，这超然，真也有点陶渊明的味道了。我终究不死心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他三年前调北京，和我同在一个地方当差。不消几日，同事们便知道他的谦和、忍让，他的迂和博学。向他请教，他只是极认真地从盘古开天地讲起，何年何月，何诗何文，不厌其详地征引，并不管听者的是否已觉乏味。谈论闹市的新闻、物价的上涨，他便茫然，不解其中的奥秘。然而一字一词的用法妥当与否，却决然要争个水落石出，那时便有清癯的脸和因而益发深陷的眼一齐放光。然而身体却渐渐地不支了。先是要小未到，住集体宿舍，总要一杯清茶，或读或写，熬到深夜的。食堂价贵人杂，不过待龙腾虎跃的青年散去，他才缓缓地走进，以冷馒头加咸菜充饥。终于闹到病情很重，使我懊悔不已：本来可以给他更多照顾的。

如今书稿出版，在俊山，是了却一件心事，在我，也有如释重负似的解脱。先便要诚挚地感激出版社的同志，感激他们弘扬民族文化的远见，感激他们爱惜精神劳动的诚意，感激他们不以拜金为宗旨的胆略。书一旦出版，便属社会，是非长短，应该听凭读者的品评。在我，写下这几页算做序的文字，不过介绍一点我所知道的俊山和《陶渊明》其事的事，倘能多少有益于读者，也便心满意足了。

卫建林

1993年6月于北京

目次

1	第一章	五柳先生
36	第二章	江州祭酒
70	第三章	浔阳密使(一)
101	第四章	浔阳密使(二)
144	第五章	建威参军
195	第六章	彭泽县令
260	第七章	归去来兮
311	第八章	庐山佛影
351	第九章	惜哉剑术
381	第十章	魂系桃源

第一章

五 柳 先 生

1

公元三八四年的春天，也就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三月初的一天黄昏，江州军事驻地浚城，气氛突然紧张起来，泊在浚浦内的水军舫船，接连不断地从浚口开出去，有的东向湖口，有的西向夏口，很快地封锁了浔阳江一带的江面。随后，悬着安魂幡的劲舸，引着一条高大的楼船，出了浚口，扬起帆，向西驶去。

这时，在浚口北面江中的桑落洲上，有一个隐蔽的人正拨开芦苇丛看到了这一切，不禁皱了皱眉头。桑落洲几乎处在大江的中心，向南北两岸潜游都很困难。况且有一只巡江的快船，正向这边驶来，更增添了隐蔽人的紧迫感。这人急中生智，立即缩回头，将挽发的一缕黄麻解开，让头发披下来，遮住脸，又把全身的粗布短衣脱得精光。他蹲在自己乘的小舢板上，将鱼篓、蓑笠、碗盏等物搅得散散乱乱，捧起一只酒罐咕噜咕噜地喝了一阵，又把酒洒在衣服、船板上。他用长篙在沙渚边一撑，小舢板很逍遥地漂在江面上。他躺在船头上，举起钓竿，大声地唱起放浪不羁的渔歌。

巡江的快船来了。水兵们用长戟、长戈和钩叉，勾住了小舢板，两个年轻的水兵扭住了这人的臂膀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拖进快船里。这人也不反抗，只是仰起脸疯狂地笑着。

快船返回湓口。湓口最近也仿照北方狄兵的样子，垒起一个很大的戍防的土堡，看守水寨。土堡的戍卒下来，把湓口的装着铁索的竹板围栅拉开，放快船进了湓浦。

湓浦很像一个港湾，停泊着各式各样的木船。在船的空间划出了一只小舟，上面站着一个膀大腰圆、满脸生着硬胡子的武官。船头碰着船头，年轻的水兵向他报告：

“禀报武猛从事官！这是从桑落洲那边抓来的。不知是哪里来的野小子，喝得酩酊大醉，赤条条地仰在小船上，朝着青天唱浪歌。听口音不是本地人，说不定是秦军的奸细。建威将军的楼船……”

“少罗嗦！”武猛的腮帮子一鼓一鼓地，使得他那又粗又硬的络腮胡子也扎呀扎地。他瞪圆了眼睛，狠狠地盯着被抓来的人。

这是个壮年汉子。从他那蓬乱的披散的长发之间，露出红润、细腻的面色和天真、含笑的目光；身材修长匀称，上上下下的肌肉暴突丰满，浑身充满着拂拂的逸气。他赤身立于江水之上，仿佛裸体的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。

年轻的水兵却羞得掩口而笑。武猛瞪了他们一眼。武猛毕竟年长，知道的世事较多。魏、晋两朝，尽出些奇人、怪人和狂人，有的社会名流，有的朝廷命官，或者裸体待客，或者裸体吊丧，在士流或官府竟传为美谈。眼前的这山父野老，在大江上钓鱼，饮醉了酒，剥光了衣，要点酒疯儿，有什么可笑的！武猛是州里的从事官，是武夫的头目，他不会欣赏壮年汉子的健美，而是仔细地审视着这壮年汉子是不是奸细，是不是与他的戍务有关。然而，这壮年汉子既不像渔猎，也不像农桑；既不像文士，也不像武行。络腮胡子一时难辨真伪善恶，气得只是大吼了一声：

“带走！交贼曹！”

贼曹，是公侯、将军、州、郡、县等各级军政机关的常设官，虽然品位有高下，但大都主管盗贼、罪法等事。江州地处要冲，州贼曹的职位也相当重要。

这时的江州诸曹司，已经随着州府由柴桑迁到浚城。从浚口到城门，要舟行宽阔的水面。浚城原来是一座土城，是专为戍防的士卒而设的。后来因为军情需要，将军们不能常驻浔阳、柴桑或豫章，所以不得不用条石和城砖筑起高大的城墙、密密的堞口、临江的戍楼。城内很少居民，工商也只有白天来做生意，因而城内很寂静，很暗淡。这就为武猛带的裸体男子披上了无缝天衣。

丰城宣穆公桓冲将军，镇守江州十多年，他的州府或设在浔阳，或设在柴桑。前年，他的儿子桓嗣，以建威将军的军衔作江州刺史，年轻有为，比他的老子还要从政尚勤，莅事简约，到任不久，就将州府各曹移到浚城内的板檐平房里。而且，他比他的老子更加从严刑狱，大大加固了江州大牢。皇帝有过诏命，桓府可以处死胡虏和内地罪犯，自然更可以扩军。从江州到荆州，这么长的江岸，几乎都是桓家的势力。但桓嗣知道，从他的伯父桓温到他的父亲桓冲，一直同朝廷的重臣谢安存在着争权之隙和倾轧的积怨。前天荆州送来讣告，说是他的父亲桓冲死在上明，正待下葬江陵。因而他今日黄昏开船，暗度奔丧。传下死令：州府各曹，务必守职值夜，不离本署。

州府大院，明烛高照，然而冷冷清清，悄无人声。只有两个人宽袍大袖，戴着缙绅介帻，坐于廊厦之下，凭几品茶，一个抿着小胡子，一个摸着胖面颊，正在闲谈匡庐绿茶之鲜，彭蠡泽银鱼之美。

“胡贼曹！”

一声暴响，惊得二曹倏地站起，张皇失措。见是武猛立在眼

前，这才定下神来。抿小胡子的胡贼曹是个儒雅之士，一向讨厌武猛的粗鲁无知，尤其他叫的“胡贼曹”三个字特别刺耳，很容易让人误听为当地一句骂人的话“胡贼嚼”。

“站过来！”武猛又大吼了一声。

披头散发、精光赤条的壮年汉子，被两个水兵揪到明烛之下。

胖曹官一见，吓得叫了一声。

胡贼曹一见有公事，即刻推托：“刘武猛带来的人，肯定与军情有关，这就请陈兵曹办理了。”他狡狴地笑着，向他的同事兼茶友胖曹官的面前引让。

陈兵曹马上就推：“这是民事，应交户曹。”他向南厢大喊：“丁户曹！”

一个又瘦又短的古老头子，慌慌张张跑过来。阳春三月，他还戴着鹿皮高筒帽，像个观山的雅士。他还没弄清案情，就当机立断：“不如交给东、西二曹，他们再上报主簿……”

络腮胡子的武猛，夜饭还没吃，本来一肚子气，现在看到这些混饭吃的儒吏，互相推滑车，一拍屁股大吼：

“就交给你们了！若坏了军情，刺史大人面前再说。这个死了爷娘的短命鬼，放着家里的老婆不好生看着，跑到大江上乱吆喝，害得老子陪着饿饭。走！两个鬼崽。”

两个年轻的水兵巴不得武猛这时发脾气，一听命令，就放下壮年汉子，随着武猛走了。

丁户曹、陈兵曹，各自张着两只手，一面说着“这……这……”，一面追着武猛，也出了州府的大门。

壮年汉子只身站在胡贼曹面前。

胡贼曹倒是豁达、宽容，不怕眼前的汉子逃跑。他坐在竹榻上，呷了一口茶，抿了抿两缕小鲇鱼胡子，向汉子瞄了一眼，问道：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南阳人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刘子骥。”

胡贼曹心里一怔，暗自寻思：这人可能知道荆州的情形，如果他要把桓冲的死讯带到京师建康，谢安就会立即让皇帝派他的亲朋来江州；要是在这里传开，附近的“山贼”也会乘虚而入。胡贼曹尤其害怕“山贼”。他心里发怵，但口里绕开了弯子，问道：

“你认识南阳刘子骥吗？”

“他是我的族兄。”

“桓幼子先生，丰城公，可一向待他不错啊！”

“是的。桓冲将军到他家里去过。那时，子骥正在丘垅剪修桑树，用浊酒蔬菜招待了他。他劝子骥作将军的长史，子骥未能应命。”

“刘子骥确实是个高士……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这样无礼啊！裸体昼行……”

“我没有裸体。”

“你穿的衣服呢？”

“我以天地为衣服。”

胡贼曹的小眼睛眯起来，嘻嘻地笑了：“这是魏朝刘伶先生的陈言了。”

“你也没有说今世的话啊！”

“你的谈锋很健，也很机敏。恐怕你不是渔夫，你是高阳酒徒吧？”

汉子深知胡贼曹问话的用意，把长发甩向脑后，笑了，笑得很美，随便敷衍道：“我怎能比酈食其先生呢。他凭一张嘴，能说转汉高祖攻下陈留，又伏轼下齐七十余城。我不过江湖一钓徒罢

了。”

“你不眷恋家里的妻子吗？”

汉子笑着摇摇头：“我不曾婚娶。”

胡贼曹的小眼睛睁大了，叹道：“有这等事！”他心里总放不下，还在试探对方的虚实：“江州有你的朋友吧？柴桑的年轻的茂才先生陶渊明，一向仰慕令兄刘子骥先生的清高。在柴桑，我做过他的邻居，所以知道的。”

“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。”

胡贼曹自己也不明白，怎么说来说去，竟把这个天上飞来的嫌疑犯刘子骥，同本郡的一个文弱书生陶渊明联系起来了呢？真是见鬼！但话说到这里，他却觉得无话可说了。他前边说了那么多空话，其实只为捱时间，急切里盼着兵曹、武猛、捕掾、狱卒前来，快把这小子先关进江州大牢。大牢在湓城外，他不能自己一人押送，那会出纰漏。更不能呼叫，倘若叫不来人怎么办？兵卒几乎都去锁江，州府里没留守备。一露底细，这小子会将人一把掐死的。胡贼曹不愧为贼曹，只抿了一下小胡子，就想出了一计。他像对待好朋友一样，站起来挽住汉子的一只臂，笑道：“我也仰慕刘子骥先生。你既是子骥的令弟，又是个好人，就理应把你放出去。不过我有一言相劝：江右不比河南那样开通，由你任诞，以天地为屋宇，以屋舍为裤裤的。在这里不穿衣服，不但受人笑骂，还会被抓起来的。我不妨为你遮遮羞。”说着，他挽住汉子的手臂，走到州府大院的门口，让门吏摘下一只几裙，给汉子围在腰里。

这时，刘武猛进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捕掾、一个狱卒。刘武猛大概喝了几碗新醅酒，引起了兴致，一进门就打起官腔：“我来值夜。你也到了该眠的时间，就同狱卒一道，把这个短命鬼关进大牢。捕掾我留下……唤用。明日再判吧……在柴桑也要查一查……”

刘武猛的一副官腔，把胡贼曹激怒了。胡贼曹心想：这么个臭武夫，倒指挥起我来了；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是乡里啬夫的乡佐，就靠他的妹夫是个门亭长，向州里的参军搭桥，苞苴竿牍，夜间送礼，当上了武猛，越过乡、县、郡三级，钻进州里。看样子他还要夺我的官俸，争做贼曹。他要做了贼曹，这柴桑可就不得安宁了。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于是，胡贼曹镇静地坐下，把门房权作公堂，忽然举起巴掌，在桌案上啪地拍了一下，喝道：

“捕掾，把贼犯捆起来！”

这一下真灵，捕掾、狱卒、门吏、武猛，还有那个系上几裙的壮年汉子刘子骅，都突然一惊。捕掾和狱卒，当即揪住汉子，门吏找来绳索，把汉子五花大绑起来。

胡贼曹向武猛斜睨了一眼，沉下脸道：

“武猛，是州里主管贼捕掾、侦缉贼犯的专职武士官，理当职守。然而，你捕捉贼犯却不上绳索，又不派专职捕掾监押，只把贼犯丢给州府曹司，一走了之，这是尽职吗？”

儒吏有儒吏的本事，空话也有空话的威力。胡贼曹这一通斥责，使愚昧的武猛很难还口，只能低头垂手，站在胡贼曹的面前。不过他很快定了神，肚皮里骂道：“臭腐儒，以后我不让你好过！”

胡贼曹又发话了：“适才刘武猛声言，要在这州府左近的柴桑地面也查一查。是的，是要查一查，不论他是庶族还是士族，百姓还是乡官，都不要漏过。虽然，去年秋天淝水一战，我皇朝官军击败了苻坚的秦军，但是北方战乱不止，北人南下者众多。我江州更成了避难之地，难免混入敌兵的细作间谍，甚或与我州、我郡、我县之士人暗中勾结。就在刺史大人建威将军严令戍防之时，刘武猛玩忽职守，大有纵贼引盗之嫌……”

这哪里是审讯那个汉子，其实是审讯武猛。武猛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心里骂道：“这个老奸巨猾的宿吏，杀人不见血！”可是刘武猛必须巴结胡贼曹，以免刀笔之祸，于是脸堆笑容：“胡先

生，你就原谅我一时鲁莽无知吧！”

胡贼曹根本不理他，只是说下去：“……如果出了大事还了得？明日发文郡、县，让各级贼曹率捕掾缉察就是。至于陶氏一家，陶家是浔阳的旧族……”

“旧族也要查！”刘武猛献计了。

在这种审讯犯人的场合，发布这样的口头文告，真不知胡贼曹是何居心。他还是不理睬武猛，接着发落：

“门吏通知书佐，明日重理此案，补录贼犯供词；再加勘证，以结此案；上报州台，给予核准。”他提高声音喊道，“刘武猛！监督狱卒，将贼犯带下去。先行拘禁，判定定罪！”

汉子被带走了。临走时他又回头朝胡贼曹看了一眼，微微一笑。

这时，戍楼的刁斗敲了几下。

胡贼曹正在得意，东、西二曹陪着别驾进了州府衙门，他来不及整衣迎接，一下子慌了。

别驾，是刺史的副官。刺史是一州之长，也叫州牧，统摄一州的军政大权，大都由将军、都督兼任。这时的江州，辖境据有长江以南、南岭以北、西至江夏、东至闽越的广大地区，因而江州刺史权势赫赫，而他的别驾，那职位也是很了不起的。

胡贼曹是别驾下属的下属，礼法所规，怎敢怠慢？他急忙掸拂长袖，高拱长揖，陪着笑脸，把腰弯下去，弯下去，额头几乎碰到了膝盖。

东曹、西曹，都对他一笑。别驾大人没有理会，昂起高冠，甩着大袖，从胡贼曹的身边缓缓地过去了。

胡贼曹不免惆怅起来……

庐山的溪水多么清澈啊！

起伏拗折的小溪，不知从哪里发源的，在竹林里叮咚抚琴，在石坡上击节跳舞，跌宕着，奔跑着，滑到一条涧谷，汇成了一条不宽的赛阳川。这是个俗名，山下的耕夫都这么叫。也许是因为它的流水清冽，而有时又浪花激荡，赛过浔阳江吧？山水的名称反正都是人们给起的，多种多样，无从稽考。

几个春游的青少年，有的戴着儒巾，有的垂发未冠，风度翩翩，兴高采烈，一面游山玩水，一面议论品评。其中似乎有人是从外地来的，问这问那；有的人是本地的，就不辞给他解说。庐山一带属于浔阳郡，那解说庐山的人，则大概家住浔阳了。有一个青年穿着很入时，青巾靛衫，很是潇洒，他不仅热心地解说了庐山旧闻，而且还自豪地叙述着江州的历史地理沿革。

江州这地方，是战略要冲，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，因为占据了此地，就可以东掖吴越，西控荆襄。所以，秦始皇在这里设立九江郡；汉初名将灌婴在此筑城镇守；三国时的东吴，一直把军事重心放在这里，赤壁之战，大江鏖兵，孙仲谋亲临此地督战，周公瑾据浚浦内湖点将调兵，与刘备、诸葛亮联合，打败了曹孟德的百万大军。在晋初，江州本来在大江之北，浔水之阳，因而名叫浔阳。后来洛阳失陷，中原难保，于是晋廷南渡，立都建康，江州更显得重要了。大将军温峤镇守江州时，把驻地从江北移到了南岸的浚城之南。大司马陶侃，就是浔阳人，曾在这一带挥斥风雷，后来转到武昌、江夏、巴陵、长沙一带用兵。这里真是风云际会之地啊！由于大江流向，沿江的沙洲、圩堤屡屡迁移，湖湾港汊常常多变，加之兵火频仍，江州的驻地很不固定。但是距离浚城不很远的柴桑，却是个古老的县城，鱼米富庶，文华昌盛，所以，柴桑常